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鈺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錄監生臣王丹桂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一百十一

樂總叙

明 章潢 撰

古之作樂尚乎德今之論樂尚乎律尚德者未嘗廢律而惟律之是尚則德非所論矣此今樂所以不古樂若也何為德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是也何為律取候氣之管定陰陽各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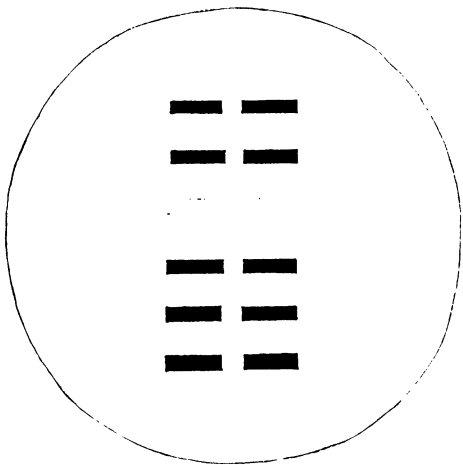
陽上生陰下生起黃鐘以為律本是也考之經書之
訓虞書胄子國子之教咸先以樂之德焉使樂教有
素而咸有樂德則合奏樂之人莫非有德之士節奏
間有不聲依永律和聲者哉況周頌肅雖和鳴論語
翕純皦繹心誠求之樂尚可知所謂今樂猶古樂者
以此若律焉已耳且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孰得
而訾之不知樂器一一合乎律呂而奏以今之樂工
吾不知於古樂何如也況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

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五季王朴聲與器俱失其係豈小小哉太史公言黃鐘起於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後世乃欲求律於黍於尺於斛於錢於駟具可乎甚至於時君之指節謬益甚矣諸儒紛紛之說且未暇辨今之言鐘律者不曰八寸一分則曰三寸九分一彼一此莫之適從何止累黍縱橫之訛而已哉吾恐中氣中聲

萬事根本必非器數可拘而神解如阮咸張文收必有超於黍尺者在也是故觀象於雷地豫天地有自然之聲也取法於虞書周禮聖人有已然之教也反觀於喉舌唇齒嘑五聲在人今猶古也且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詔求精通樂律如咸如文收者四海未必無人德以本之律以諧之大雅其庶幾矣雖然聖門成樂之教尤有頃刻不可離者心定則氣清而聲和心躁則氣浮而聲厲樂在人身何俟比竹

欲求聲律在我敢曰知音鮮人哉

天 地 自 然 之 樂



粵稽古論樂皆本於律因律管短長而度數量衡皆由此生正變倍半皆由此定若有不可易者孔子於易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不及夫律何哉蓋震之一陽天地之元氣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元陽者其生生之本焉方其天地閉藏一陽來復而伏於地之下萬物已資始矣及帝出乎震而奮於地之上萬物莫不資以發生此天地之大和也天地自然之樂也可見元陽藏

伏地中斯元聲自為之震動天地開泰萬物莫不欣
欣向榮乃豫之所以為豫故先王作樂崇德正以象
天地自然之豫而律呂即此以定之耳樂記曰天地
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
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胎生
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正謂此也
又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
知其所謂末節則其所謂本者可知也然則生物之

心非吾人之元陽乎惟大生之德充積於中斯發之
聲音自協乎律呂何也以耳齊其聲非以聲而齊其
耳以心定其律非以律而定其心因律以生乎尺非
以尺而生乎律苟區區於律管短長之辯如黃鐘九
寸一分則其所謂寸與分又以何為準而定其分寸
之則也又何怪乎雅樂不作而聲音之和丕與天地
應也是非謂古人所定之鐘律可盡廢也要有樂德
以為之本耳噫真知雷出地奮豫為天地大和之樂

則古人郊祭廟祀不用商音亦有自來矣

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聲即天地之聲然必有是
氣斯有是聲氣必以和為尚也是故孔子於六十四
卦獨於豫卦示人以作樂崇德之象觀其象思其名
義而樂之道脩是矣何為象震上坤下為☳一陽寓
於五陰之中即此可以制器可以協律而中氣中聲
可默會也何為名義雷出地奮為豫陽氣發洩於地
上即此可以作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而大和與天

地通者可默會也何為象之以樂蓋樂以聲音為主而雷乃天聲之出於自然者也人之作樂當效法天地自然之聲而同歸於大和焉耳何為又象之以德蓋聞樂可以知德而一陽乃天德之發生萬物者也人之作樂當效法天地元陽之德而發之聲音焉耳然則德即五陰中之一陽所謂元氣所謂元聲合天地人而一之者也天地有是德故雷出地奮而萬物發生人心有是德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總名之豫者此也夫孔子以樂歸之豫先儒悉以黃鐘歸之復得無有不同乎蓋陽一也復則在乎地之下豫則在乎地之上雷一也在乎地之下聲尚隱於無在乎地之上聲始見於有是以雷聲一動則天地太和之氣盈滿兩間而百蟄悉啟萬類俱生矣樂主乎聲孔子獨象於豫有深意也噫一陽之德在天德謂之元在天心謂之仁本與天地神人相為貫通人惟有是德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聲和又何律呂之

不和也若曰黃鍾取諸復此上以卦氣言則於十一月之律謂之黃鍾於正月之律謂之太簇其名義亦可想矣彼不知樂以崇德而徒泥於律管之分寸何哉雖然人心果有是中和之德則其心固與天地合德矣由此被之管絃而聲必和候之管灰而氣必應斯人也聲為律身為度者也又何患分寸毫釐之不協也此所以論律呂者須涵養樂德以為之本

古樂經傳

虞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帝曰夔命爾典樂教胄子直而寬溫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弗壞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夔曰曷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

商頌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
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
不夷憚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

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
雖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
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
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

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
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
大夏大濩大武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
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
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
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
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
其志樂以和其聲正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

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

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
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而治道脩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

審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
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
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
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
思欲減條暢之氣減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

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
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
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
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
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
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
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
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

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君臣父子以
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

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

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久而不仁
如樂何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子貢曰聞其樂
而知其德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師曠之聰不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 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淫蕩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程子曰禮樂大矣然以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
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
備

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如以古
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求之得樂之意蓋書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
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

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哀無哀於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故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鐘

於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此便是不
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
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守禮乎樂
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朱子曰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
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
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節奏
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

情性 樂律自黃鐘至中宮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

古樂考總論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心生也此樂之本也論樂者一準諸此樂之道可得而明矣何也記中又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疾徐樂之文也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凡器

也文也情也官也皆作樂者所必有而孰不起於心乎後世言樂者則皆器而已矣情與官且弗之及况於樂之本者也耶舍本求末欲其與政相通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也不可得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觀其以善美論韶武以翕純皦繹語魯大師以雅頌各得其所為樂之正其崇本之意可識矣且以虞周之樂言之舜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固有在於直溫寬栗

剛簡之德然益稷篇有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同此器也
其所以和神人格鳥獸者何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固有取於樂德樂語樂容之教然周頌有曰設
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鼗磬祝圉既備乃奏簫
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亦同此器也其所以格祖考悅嘉客者何也

胄子成均之教有素也。以之昭德，故德溥而神人和。以之象功，故功成而神人悅也。若云後代樂不古，若以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鐘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啞鐘自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之人不求音樂之本於吾心而紛紛。

於器數之末遂擬議參酌於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
津之七調王朴之律準和峴之表尺劉幾之主人聲
范鎮之用真黍魏漢津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為
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元聲焉是皆求諸器數者
也雖其所論黃鐘之小大長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
脗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付之音樂則不調亦徒詳
於簡冊已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聲音與天地
相應者不幾於虛語哉且樂記所謂鐘磬絲石鼓鼗

之聲乃萬世循聲正樂之準也不此之信而惟器數
之較或專尚編鐘或專尚石磬亦未必無見若止謂
伶倫截嶰谷之竹聽鳳凰鳴為律呂之元然后夔一
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為之準哉即如
黃鐘為聲氣之元而元氣元聲果起於心耶果起於
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
也是亦可以觀其義矣惟黃鐘不協乎聲氣之中則

失其所以為君也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心之不定耳然則欲求中聲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各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於永言之間轉聲而不變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樂在其中矣如此則聲即為律黃鐘律呂在吾身中矣夫豈易言哉必如虞書之教胥子

周禮之教成均所以涵濡於樂德樂舞樂容之教者亦既有年矣身具夫直溫寬栗剛簡之德則其發之聲音自合律呂播之樂器自爾肅雖即此可識元氣元聲之所自而管之短長皆自我定之矣何必拘拘於竹管之較量哉否則不求樂本於吾心縱使分寸毫釐之不爽人而不仁如樂何

總論

古樂以德為本聞樂可以知德有德斯可以作樂是

德為樂之本也前已述其概矣然器數亦樂之所必
用者惟有樂德之人心和氣和考古證今自能盡其
制也但古人於器數之間亦嘗殫心思以究竟之雖
所見不同而所尚短長亦因以異故於黃鐘九寸及
三寸九分之說各有所據然以理裁之管之長者則
其氣沉其聲必徐而婉管之短者其氣浮其聲必急
而剽求元聲元氣者此亦可以得其義也若以聲之
清濁論則短長之管皆有清有濁如人之碩大者豈

其聲皆重而濁癯瘦者豈其聲皆輕而清乎知清濁不在短長之管則一陽之氣為黃鍾之元聲者豈可盡以管之短長論哉今採其無害於義者並存於後以俟正樂之君子云

周禮國子樂教

樂德

中和祇庸孝友

樂語

興道諷誦言語

樂舞

雲門

大卷大夏

大咸大濩

大磬大武

孔子論詩禮樂之教孟子論仁義知禮樂之實俱終之以樂樂之關於人也大笑虞廷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樂之數於教也專矣惟其關於人也太則其數之教也不容以不專不專則教不行教不行則人心無所養躁言妄動而人之成也難矣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所謂德者何中和祇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
又使有道有德者掌乎教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涵養
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
德為之本也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所謂直溫寬栗
剛無虐簡無傲亦自德言而詩歌聲律皆於此乎洩
之也何也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皆心之德也教之由
外以養其中也歌詠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脉隨其
所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久之則吾心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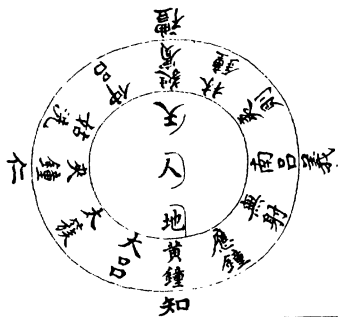
穢為之蕩滌吾心之渣滓為之消融辭氣之出也自
無鄙悖容貌之動也自無暴慢而樂德庶幾可成矣
故由中以達乎外也凡音之起由心而生漚漚乎皆
德音也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雍雍乎皆德容也
耳目聰明心氣和平雖不言不動此心固自有樂德
在矣由是率是子弟以搏拊琴瑟考擊鐘鼓而舞動
乎羽毛干戚有不合律呂之節中疾徐之度而大奮
其至德之光者哉否則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

之矣徒欲五色成文八風從律不可得也此所以樂德尤為樂語樂舞之本也是故虞周之教皆以德為先虞周之樂皆以德為本而二代之樂所以不可及也先王作樂崇德崇此焉耳後人聞樂知德知此焉耳孔子曰成於樂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道也樂教之有益於人也如是哉奈何樂之不明也久矣後代雖有國子之設而樂教無聞也間有談樂者止詳於竹管之

短長積黍之多寡以為黃鐘萬事之根本在茲也審
聲知音審音知樂當有出乎此者若談樂德於其前
鮮不嗤其迂而鄙其陋矣故嘗為之說曰設取大韶
大武之樂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一節奏之即得
盡善盡美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信也設取今
日樂器付之后夔所教之胄子與周大樂正所教合
國子弟而使之夏擊詠歌舞蹈其間焉祇以宣其姦
聲逆氣導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况普天率土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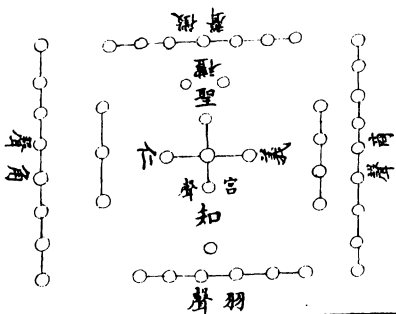
有精審樂器之人也有志古樂者必先之以樂教本
之以樂德而後可

太極元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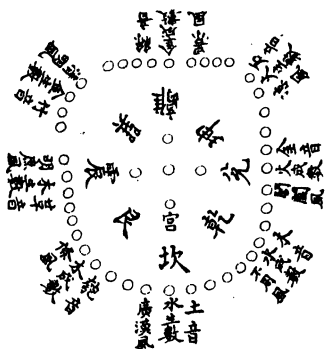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參贊之原也大人得之以舉禮樂而昭天地焉三三而九九黃鐘之宮也培四五中六七終八九含少元聲也其圖之數即一六三八在北而東太極動而生陽木自水生知崇而仁萬物生矣冬至之氣羽角為陽聲黃鐘至仲呂為陽位亦如之二七四九在南而西太極靜而生陰火以金伏禮卑而義萬化入矣夏日至之氣徵商為陰聲蕤賓至應鐘為陰位亦如之夫樂上九而律不用十則五者其天地之中乎天行東出地上為北極入地下為南極其象也律呂以聲合之故函三為一

河圖五聲圖



河圖以五居中合一於北成六為水羽聲也合二於南成七為火徵聲也合三於東成八為水角聲也合五於中成十宮聲也宮統四聲呼出腎與肝吸入心與肺不外乎脾意馬故曰宮動脾而和正聖羽動腎而和正智商動肺而和正義呼出為陽吸入為陰是謂兩儀羽角太陰生少陽也徵商大陽生少陰也是謂四象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卦生焉河圖一太極而已矣

洛書八音圖



洛書以五居中宮統五聲人之歌也四正坎離
 震兌四隅乾坤艮巽則播八音而行八風
 馬水漸木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
 鎔金範陰藏諸用故易其位故曰河圖
 洛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即
 易之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者河圖為先天以氣而
 形之於聲洛書為後天以質而成之
 於物陳陽曰坎音革艮音匏震音
 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
 乾音石首失帝出雷奮之義矣故
 今從白虎通

樂主乎聲而亦本諸太極圖書何哉蓋太極圖書萬
化之原也是故聲本諸氣太極陰陽之完氣也天轉
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木生火而土生
金及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自西方而右行水
始克火火克金而木克土及水洛書是也聖人則之
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風非克不動其自為
宮也左行以應斗其應聲也右行以應日十二宮各
周十二律
凡百四十四聲應坤之策宮商皆相克羽徵角
商宮其流行也皆相生

角徵宮
商羽 而始終之序
宮徵商
羽角 還相為宮一太極之全
體也聲氣和而萬物暢大樂與天地同和矣

宮

聲極大而沉謂君也
屬土以八十一絲為商

其大次宮臣也屬金以七十二絲為絃則其聲

絃則其聲應

應

五

角

半清半濁居四者之中屬水以六十四絲為徵

其清次羽事也屬火以五十六絲為絃則其聲

為絃則其聲應

應

羽

聲極細而輕清物也
屬水以四十八絲為

絃則其聲應

聲

變宮

以上徵羽為陰至此變而為陽此聲在羽之後宮之前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曰變也
蓋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即和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則音即

遠故變也

變徵

宮商角皆陽至此變為陰此聲在角之後羽之前比徵少下故曰變徵

之

中聲

宮在五行屬土故為四聲之綱貫乎四聲之中極其尊也

正聲

謂十二全律之聲如八寸一分之黃鐘是也

屬

半聲

謂十二律之聲如黃鐘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半仲呂為宮則黃鐘為徵而用半聲以君尊不可過也故應鍾為宮下四聲皆宜依去

變聲

變宮變徵是也

所以有半聲即謂之子聲也

八音之屬

西兌

時為秋 律為南呂 風曰闐闐 其器金 其音鏗

西南坤

時為秋夏之交 律為林鍾夾則 風曰涼 其器土 其音濁

西北乾

時為秋冬之交 律為應鍾無射 風曰周 其器石 其音辨

南離

時為夏 律為蕤賓 風曰景 其器屬絲 其音哀

北坎

時為冬 律為黃鍾 風曰廣漠 其器草 其音謹

東南巽

時為春夏之交 律為夾鍾仲呂 風曰清明 其器木 其音直

東北艮

時為冬春之交 律為大呂夾蕤 風曰條 其器匏 其音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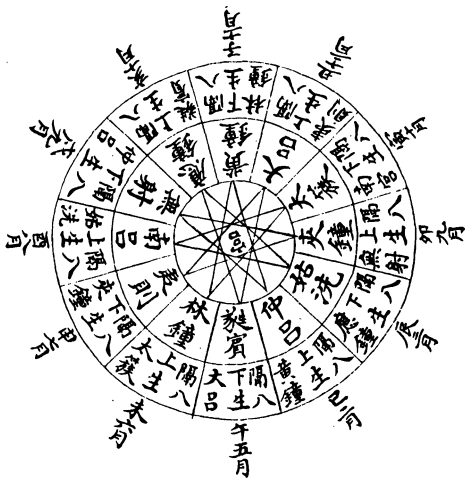
東震

時為春 律為姑洗 風曰明庶 其器竹 其音濫

五聲八音圖



六律呂圖



五聲總考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正
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
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
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
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
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

觸地而出戴芒角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
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
藏覆宇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
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
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
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
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
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

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八音總考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閭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為主

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

石之為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辯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為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

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苻堅之後而四廟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泗濱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哉

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紐之以為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
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
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
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焉

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
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
之交其聲尚義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
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等之屬焉記曰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
得清濁之適故也

土則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
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
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埴之屬焉蓋
埴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篪又
曰如埴如篪樂記以埴篪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並
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之矣

草去故以為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
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鐘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
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蓋鞀所以兆奏
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
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鼗
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并而鼓之也

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
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

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為柷敔之屬焉樂記曰
作為控柷德音之音柷敔以控柷為用控柷以柷敔
為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律呂名義

律法也度也又述也宣也其數一合升陽之度其聲
則宣陽氣之聲也

呂侶也配也又助也與律為侶而助之宣氣其功與
律配也

五音名義

宮者宏也容也以其音宏而有容故曰宮商者剛也
方也以其音剛而成方故曰商角者確也作也以其
音作而堅確故曰角徵本作激靜也凝也以其音靜
而凝止故曰徵羽者遽也舉也以其音遽而輕舉故
曰羽

十二律名義

黃鐘 黃土色鍾聚也律宣陽氣於黃泉以
擊萌萬物而翕聚者發散也位於子

大呂

與陽為侶而助之宣氣此其首而大者故曰大呂位於丑

太簇

太也簇奏也進也大進陽氣而發達萬物也位於寅

夾鍾

夾輔也輔太簇進陽氣以發散乎萬物之聚而未達者也位於卯

姑洗

姑始也洗鮮潔也宣陽生物而形色始露鮮潔可觀也位於辰

仲呂

助姑洗宣陽而居大呂夾鍾二呂之後故曰仲呂位於巳

蕤賓

蕤柔弱也一陰始生其氣柔弱不得用事如為賓然故曰蕤賓位於午

林鍾

林賦也大也助蕤賓宣陽生物萬物之生至六月而成大叢聚也位於未

夷則

夷平也皆也則法也陽氣生物遇秋而止皆有法則不至於過也位於申

南呂

南任也助夷則宣陽
任成萬物也位於酉

無射

射厭也宣陽生物之功至於
九月猶不厭射也位於戌

應鍾

應和也應和陽功收萬
物而聚之也位於亥

書曰六律五聲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五
音必依六律以節宣之而後和也苟不知律呂五音
十二律之名義而徒以管之長短定律可乎

夫律呂之數陰陽奇偶之情也陽六為律律以統氣
類物陰六為呂呂以旅陽宣氣凡十二管而黃鍾之

長獨得九寸大呂而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蓋黃鍾陽聲之始故其數九而度量權衡由是而出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則黃鍾萬事根本之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始動而鍾於物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始動而楸於物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進人奉而承之故太簇為人統黃鍾子為天正陽之始也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陰之始也太簇寅為人正陰陽得而人物生之

候也此則三統三正之義也然天兼乎地而地無踰天之理人法乎天而天有始物之功林鍾太簇之律雖與黃鍾相配而不敢以相役則君有常尊而位定矣故明於三統之義而陰陽之情得然後損益之分定而律呂之位可求也何也陽以圓為形其性動故其數三陰以方為節其性靜故其數二以陽生陰三分本律而損其一是曰下生以陰生陽三分本律而增其一是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

得及黃鍾之數實故曰黃鍾為律日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自黃鍾而至應鍾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蓋從子至巳陽生而陰退也自蕤賓以至仲呂陰反下生陽反上生蓋從午至亥陰升而陽退也凡此莫非順陰陽之消長以為損益而豈能以私意參於其間哉至於變律之說所以補正律之不足者蓋十二律各自為宮每一律則役六律以生五聲二變自黃鍾以至應鍾則各足其相役之數故不用變律而以本律

當之自蕤賓以至仲呂未免上役黃鍾太簇故不用
正律而以變律應之此所以相和而不至於相凌也
變聲所以濟五聲之不及者自殷以前惟五音而已
至周則加二變謂之七聲蓋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邇而不
偏遠而不携此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變律止
於六者以數至應鍾而窮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
相役固不俟強加而自足也變聲止於二者以音節

相去太遠而設若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固不待變聲而自和也京房不知此義自仲呂而下再生執始以至南事四十八律其於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增破壞自然之數尚得謂之律乎萬寶常用禮運旋宮之法以五正二變衍之而為八十四調沈重準易之策當期之日而為三百六十律牽合傳會繁雜而無統紀尚得謂之樂乎夫不能審聲故無以正律而得其周徑冪積之數不能正律故無以定

器而辨其高下清濁之宜何怪乎議者之紛紛而莫一也他如漢人作準以代竹而其法罔效晉人制尺以定律而其聲過高梁隋以來或求之金石而音韻鮮諧或叅之秬黍而肥瘠難定古器散亡音聲微渺樂果何時而興乎近世儒者乃倡為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通鑑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為徵殊不知黃鍾以八十一分之管吹三十九分以為聲故謂之含少今遂以三十九分為黃鍾之律而

執含少以為清管使十一律無從取正是詆毀先儒
之言而增異說之蹊徑何足取信於後哉如欲見諸
施行莫若截竹為筒以擬黃鍾之管築室布灰以為
候氣之法如宋儒蔡元定之所論近世丘文莊之所
議庶幾黃鍾之律可得而十一律可因之以損益矣

聲律辯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
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

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惟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輪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

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
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
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
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
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
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
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
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律以

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
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
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
外之外上之上也不可為樂者也
正如子時初四刻
屬前日正四刻屬
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
四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
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
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
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
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

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又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任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

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
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
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
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
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
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
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
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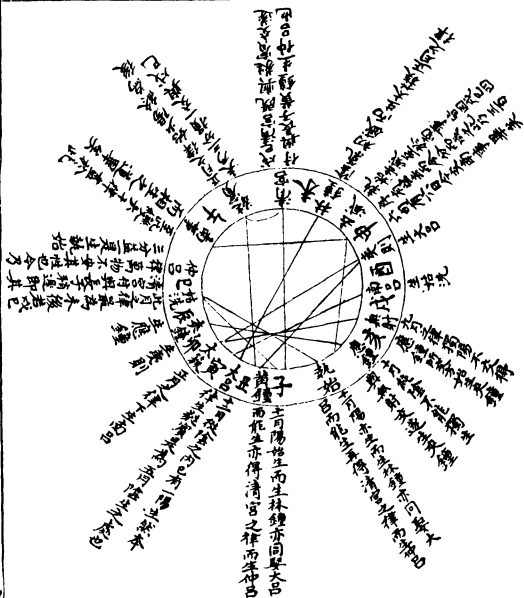
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
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列序於其間
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
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
於其心哉

陰陽律呂圖

文已曰車人曰司

圖 卷 第 一

四 四



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益一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位律娶妻而呂生子黃鐘自太簇左旋者天之建大呂自應鐘右旋者辰之運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嶰谷之竹
以其竅厚而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為黃鍾清宮
之管管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
雌鳴六自清宮皆可以生之是黃鍾為律本故乾三
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
鍾以六乘黃鍾之九得五十四也大呂故坤三三之初六呂之首陰之
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
也異類為子母謂黃鍾生林鍾須得大呂而生同類為夫婦謂大呂須嫁於

黃鍾是為夫婦蓋天地之情也且夫陽氣始歸戊己而能生六月

清宮是其黃鍾之母也纔得五月蕤賓之交其律已付長子候冬至而用也黃鍾自十一月陽氣始生而用事是為律本也然五月一陰生後得清宮還付而收之方生仲呂耳按晉書云漢京房知六律五音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仲呂而十二管異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

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為六十四也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

黃鍾娶大呂生林鍾 太簇娶仲呂生南呂

林鍾妃蕤賓生太簇 南呂妃夷則生姑洗

蕤賓交應鍾生夾鍾 夾鍾妃太簇生夷則

夷則娶南呂生大呂 大呂生蕤賓

蕤賓交與戊己清宮 清宮却付長子也

黃鍾九寸律之本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五相生至

交戊巳却付黃鍾遂生清宮最長之管一尺二寸三分損九寸餘三寸三分生仲呂

大呂三分

乃三分益一

太簇八寸遂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夾鍾四寸二分乃三分益一上

生夷

姑洗七寸一分乃三分損一

仲呂交得夫大簇管長三寸三分乃三分益一

始執蕤賓

四寸九分始作少陽終為後夫乃三分損一交與戊巳清宮

林鍾六寸三分益一下

分益一下

夷則五寸六分乃三分損一上生大呂

南呂五寸二分乃三分益一下

生姑洗

無射交得妻應鍾管長六寸三分損一

應鍾四寸七分乃三分益一

一交與夫無射為首唱

執始在黃鍾部下仲呂之生也今却下生去滅在林鍾林鍾之下不敢不

交與南事至南事生殺賓
此而周畢矣之旁

律呂損益之數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
轉生之脩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
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
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
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
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各有三

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徵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元注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損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損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六寸六八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八寸八八六十四也

圖書編卷一百十二